

目前世界經濟正走到衰退終止，復蘇開始的時期。如何謀求迅速復蘇而又能免於重燃膨脹，是每一國家所渴望。無疑，一個良好的貨幣制度對於此一渴望是會有所助益的。

法國財政部長福爾卡八月廿二日對記者說：目前通貨之不穩定，『在政治上是非常危險的』。在共產國家，其經濟真實成長率是在百分之四至六之間。假若蘇聯集團能夠在一九七四到七六的時期之內提高其生活水準，而西方工業國的成長率則為『零或負數』，則歐洲將發生『政治上的爆炸』。『假使在幾年之內我們的失業率仍然很高，我們將無法解釋我們的經濟制度是最好的。尤其是，目前越南事件、葡萄牙問題、義大利的困難以及其他地中海國家的遭遇，使西方國家正處於政治的逆境。』^⑦

不能以福爾卡的談話為危言聳聽，美國福特總統也特別重視歐洲政治情勢的發展。各工業國應本時不我予的警覺，從速解決經濟問題，而貨幣制度

美俄穀物貿易問題

葉章美

前言

世界食物的供給，自一九七二年以來始終呈現不穩定的情勢，其肇端是一九七二年蘇俄和印度的穀物歉收，加上人為政治的因素。

一九七二年下半年，蘇俄不動聲色地進入美國穀物市場，暗中以低廉的價格向美國各糧商分別購買了一千九百萬噸的穀物，美國政府為此實際補貼了十億美元，又致使美國糧價高漲了一倍至三倍（尤其是麵包及肉價），美國消費者紛紛歸咎於尼克森政府出口補貼政策之不當。

由於這宗「穀物搶劫」，美國國內對於目前售穀物與蘇聯的反應，不外是——極其敏感，記憶猶新。

美國國內之論爭

的建立尤為當務之急。

註① The New Economics of Richard Nixon, By Roger Leroy Miller, Published by Canfield Press.

註② "Inflation and exchange rate flexibility",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Mar. 1975, pp. 49—51.

註③ Contemporary Economics, Milton H. Spencer, 1972, Chapter 35.

註④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 26, 1975.

註⑤ The Japan Times, Jun. 13, 14, 1975;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n. 13, 1975; China News Jun. 13, 1975.

註⑥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 26, 1975.

註⑦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 23, 1975.

由於世界經濟的不景氣，對於飼料穀物的需求減少，肉的消耗降低；加以前初穀物主要生產地區皆預測穀物豐收，遂使購買者減購，乃使小麥的價格自去年十月每一蒲式耳五·三美元跌至今年七月初的三美元，其他的穀物也跌價至五〇%。孰料今年七月中旬，蘇俄由於歉收再度向美國購買大量的穀物，遂使原本下跌的穀價，迅速翻升，根據美國政府的統計，截至七月底止，蘇俄向世界市場購買了一千三百五十五萬噸的穀物（約六〇%的小麥，一〇%的大麥及三〇%的玉米）。其中大部份購自美國，其他則來自澳洲及加拿大^①。

美國各界唯恐重蹈一九七二年的覆轍，數週來已引起許多爭論。一方面是美國工會主席閔尼（George Meany）恫嚇地說：最近美國售與蘇俄九百八十萬噸的小麥及玉米，將令美國國內食物價格上升。同時誓言勞工聯盟所屬的六個碼頭工會，將阻止穀物的出口裝船，直到政府答應對美國的消費者利益給予某種保障時為止。另一方面是農業部長布茲堅持：有更多的穀物可以供應。

而且稱閔尼的恐嚇是故意為碼頭裝卸工人提供更多工作機會的一種「煙幕」(Smok Screen)，而福特總統則焦急地持中間態度，要求雙方冷靜一點②。

工會抵制穀物商的主要原因是閔尼所說的——這項交易將使美國消費者增加千百萬美元的帳單。關於食物的漲價，閔尼也指控說，自七月初蘇俄宣佈採購前，麵粉成本已上升二三%，而小麥價格則增加三六%。更有進者，美國的造船工業也漸被摧毀。在一項美俄海運協定上，僅有三分之一的小麥運輸必須由美國船運。依勞工聯盟的資料，在一九七二年僅一%的小麥是由美國船運輸的(但依據海運主管單位稱，實際數却倍於此)，而大多數的穀物非由美國船載運的原因，乃是美國承攬業者希望載運其他更多利益的貨物。

美國農業部長布茲並不受閔尼所持為消費者的理由所影響，他表示：假使工會關心食物價格，工會應停止實施強迫雇用的政策，該項政策也同樣提高物價。而工會實際需要的是——美國財政部的補助，以抵銷其因機器裝卸貨櫃所造成的失業狀態。

且不論美國今年預測的生產量如何，政府經濟部門也承認：與蘇俄的穀物貿易，將使國內食物的零售價格在未來十六個月上升一·五%，農業部上週再度修正了早期的預測——食物價格今年的上漲率由六%——八%，增高為九%左右，假使預測的產量不能達到，勢必更增加零售價格的壓力，故布茲已延緩進一步與蘇俄穀物交易的計劃，視九月十一日最新的收成報告情況再做定奪。

不過，若期望與蘇俄的穀物交易得以持續，福特總統勢必與工會妥協。本週勞工部長將與閔尼會談此事，假使失敗，福特總統本人將與勞工聯盟的主席會談。閔尼已拒絕提出明確的期望條件，但白宮似乎相信，只要大家的嗓門放小一點，事情總會有結果的。

何以今年蘇俄仍要大量購買美國的穀物呢？這是令人關心、值得推敲的問題。

蘇俄購糧之動機

一、近因：

據美國農業部官員 Alan W. Trick 最近從蘇俄旅行三週回來的報告指出，蘇俄的土地已發生龜裂，小麥桿很細，麥粒結實不豐，從這些跡象看出

美俄穀物貿易問題

均是乾旱所致，對於蘇俄春季小麥的收成將會受到影響③。又據美國農業部的報導(蘇俄不公布收成估計數)，今年蘇俄的收成僅一億八千萬噸，較預訂目標二億一千五百萬噸短了三千五百萬噸。這是繼一九六三、一九六五、一九七二年以來蘇俄第四次發生嚴重歉收。按蘇俄的傳統，遇災荒便束緊腰帶或大規模屠宰牲畜，而一九七二年却不再束緊腰帶，轉向國外大量購買穀物，維持飼養牲畜的數量。

二、遠因：

蘇俄(烏克蘭)曾是世界穀倉之一。但其農地僅三分之一是在緯度四九度以南，並且只有一·一%的地區，每年雨量可達二十八英寸，因而農業備受天氣影響，穀物產量極不穩定，表現於統計圖表上，其曲線儼然如一把鋸齒很大的鋸④，其一九七二年度產量較上年減少一千四百萬噸，而一九七三年度却又較上年增加四千萬噸。

蘇俄雖在原料資源上是極其富足的，但其農業發展則始終未能成功。因此雖然其人口自一九四五年来增加不多，但糧食供應始終不能穩定。效能低落的原因乃在於其集體農場及土地所有制徹底共產化的觀念所造成。蘇俄雖一再經歷嚴重的饑荒，但仍無意恢復私有農業制度。唯一克服這個弱點的措施是——積極開發東部處女地(在哈薩克斯坦等地)，但仍然失敗了。

事實顯示，蘇俄的平均生產力約在二〇%(莫斯科的統計)和一〇%(美國的估計)之間，蘇俄約有三一%的勞動力從事於農業生產，美國却只有四%，且蘇俄的農業投資亦為美國的六倍，而美國的農產品竟然有剩餘！⑤足見其差異之大。

綜合近、遠因，至今尚難以確定蘇俄所訂的二億一千五百萬噸穀物生產目標，是否即其今年所需之量，許多人懷疑這個數目，且認為蘇俄每當穀價低廉之時，至少要購買部份穀物予以貯藏，尤其蘇俄目前正謀增加其貯藏量，更會從事爭購。另外，也有輿論指出，莫斯科今年需要的二億一千五百萬噸穀物中的大部份，是爲了增加肉類供應，以改善其人民餐食的水準。因此，對於蘇俄究竟需要多少穀物的各種猜測，頗不一致⑥。

蘇俄所需的糧食，只有向美國購買，他們已從美國、加拿大、澳洲買去約一千四百萬噸(其中美國佔九百八十萬噸)，付出了一億七千萬美元，在阿根廷他們付出了一千六百五十萬美元，購買了十萬噸的穀物⑦。但二個國

家再也沒有更多的穀物可以出售了。或許蘇俄向歐洲共同市場也買了，但仍不敷其所需。

由以上之分析，足以證明共黨的農業經營沒有效率，政治試圖指揮農業，實為愚昧。中央集權式的農業決策不僅目前行不通，將來也永遠不會成功的。歸根結底，其採行的中央計劃經濟是失敗的。

儘管美國眾議院提議美國對於蘇俄方面拒絕的提供穀物生產的最新資料及限制美國農業專家到離莫斯科二十多英里地方旅行的舉措，應施以輸出管制，然則，美國政府又何以目前仍盡其所能地解決蘇俄的難題？

美國的如意算盤

美國今天不掌握餘糧予以貯藏，自是有其打算。

首先，從經濟的角度來衡量：

(一) 白宮認為，這是很好的生意。因為穀物以火車、貨車、貨船運至碼頭的作業中，自然為美國人民創造了就業的機會。

(二) 農產品出口是美國負擔進口石油高成本的經費主要來源。沒有大宗農產品的輸出，美國的貿易便難以達到平衡。到今年六月三十日為止的會計年度內，它們已賺取了二百一十六億美元，較諸其他任何種類的出口品為多。

(三) 即使大批穀物銷往蘇俄，美國仍擔心一九七六年中期穀物的剩餘是否仍過多？農業部長布茲表示，美國必須出口農產品，否則便會回到當年納稅人為政府貯藏剩餘穀物而每年必須付出三十億至四十億美元，並且，為償付給農民五千萬至六千萬英畝休耕土地補助又要大量支付⑧。

(四) 一九七二年對於蘇俄的銷售，是在一個高度就業的經濟繁榮情況下發生的。而且一九七二年蘇俄糧商很早就發出大批的訂單，且以秘密手法獲得廉價的穀物，而今年則不會吃這個虧。另外今年和從前最大的不同是，今年美國主管當局已勸告私人的穀物出口商，必須在白宮對於一九七五年的最新收成數量獲確定之後，在能够確定可供國內、外全盤需要量的可能性之後，才可以決定對蘇俄的銷售量，出口商不得私自作額外的交易。

(五) 布茲曾於八月廿五日在白宮會議上強調美國的膨脹，其主因並非美國

將穀物售予蘇俄而導致糧價上漲。

其次，從政治的立場來分析：

(一) 布茲曾表示，美國是當前的「世界穀倉」，美國正在嘗試利用糧食作為外交上的一項工具⑩。

(二) 這次的情形將使美國總統與蘇俄之間的和解政策，成為美國選民的一項嚴重問題。由芝加哥論壇報訪問中西部一位失業的臨時工人，所得的反應是：「讓我們把美國放在第一位，照顧自己。何必去資助一個共產組織呢？……我將願意對此和解條件作一次全國性的投票。」這個觀點只不過是總統及農業部長在探討蘇俄問題的過程中，許多壓力之一而已⑪。

再者，美國總統大選的日子將屆，福特總統既不敢以大量的穀物銷往莫斯科作為賭注，又不願失去中西部農業生產地區的選票⑫，這不獨是政策的問題，同時也是政治的問題。福特政府在進退兩難的處境下，不得不對此問題暫時作了一個處置——下令在新的收成預估發表前，不得與蘇俄再繼續進行穀物交易。

(三) 美國國務院於八月廿一日已承認，美國已經與未經指明的外國產油國磋商以美國穀物交換石油的可能性。據說，蘇俄將提供「邊際的」石油供應——不及美國總消費的一〇%之數——以交換美國穀物的正常交運。

(四) 福特總統仍希望繼續將穀物售與蘇俄，他有意使美俄間的穀物貿易成為美國與蘇俄和解政策的核心。

美俄穀物貿易之展望

從蘇俄方面農業的困難情況看來，蘇俄的領導階層也十分擔心其農業政策的未來。首先，他們須向國際貨幣市場借錢購買穀物，蘇俄已於今年前半年在歐洲市場中借得三億五千萬美元，而下半年也可能繼續借出二億美元。其國內三十五億至五十億的盧布，已投資於今後五年的貯藏設備了。蘇俄希望其貯藏庫能存放一億四千萬噸穀物。而在農莊，以極其簡陋的方法也可存一億噸左右。但因其倉庫不足，故大量的穀物須露天存放，結果必然造成損失。因此蘇俄不僅需要新的倉庫設備，且因氣候從這一區到另一區迥然不同，又沒有收割機、卡車及清除設備的供應，這些因素不僅對其產量影響很

大，且往往僅可得到某些地區的生產紀錄，却無法獲知另一地區的情況。所以，在蘇俄由西方進口設備以解決其後動能力的問題前，他們仍需要美國的穀物，美國農業部預測，蘇俄至少到一九八五年前依然還是入超國^⑬。

對於蘇俄最近的農業危機，如果美國以糧食作武器相對待，則將刻劃出克里姆林宮的弱點。

蘇俄目前及將來，無論在豐年或荒年，都將迫切地需要美國的穀物。假使美國的小麥及玉米不能充分供給，則蘇俄領袖將遭遇國內嚴重的食物短缺；尤其在荒年中，更會引起一次政治性的激變。至使在正常收成下，蘇俄為達到供給其工人更高級食物的理想，仍需要美國的穀物。

蘇俄這樣繼續的或更長久的依賴美國，尤其就美蘇長遠的關係及將來的和解上看，美國擁有充裕的食物，使其在對付蘇俄時具有強大的力量，而此力量的利用，華盛頓方面正在審視之中。

美國目前已提出條件，由華盛頓與莫斯科雙方訂立一項長期購買合約，美國農場便可根據需要來決定生產。同時今年蘇俄的購買也不得使美國農莊及消費者感到短缺。

蘇俄方面今年的購買已沒有美國政府的補貼，除了穀物公司給予的短期信用貸款之外，尚須付出現金。

今後在政治上美國對於如何利用其力量，從蘇俄得到讓步，將更形複雜。美國官方的分析家說，一九七五年的災害將引起一次克里姆林宮高階層的危機，將導致有關農業的兩位官員的降級或免職；甚至共黨祕書長布里茲涅夫也難逃此次災害的影響^⑭。（一個例子是：一九六四年黑魯雪夫即因其農業政策失敗而下台）

這一次，據美國觀察家分析，布里茲涅夫將不會被迫退休，但其權力將減弱。至於他與福特協商的行動自由，也將被嚴格的限制。

蘇俄政治局如被整肅，將會影響蘇俄在美蘇戰略武器談判及歐洲雙邊裁軍談判中的地位。美國若在此情況之下，貿然以其穀價來要求對方在武器談判中讓步，其後果未必佳。

果真如此，美國就無法利用其供售穀物的政治利益嗎？並不，仍然可以

，但福特不會公開地使用。在第二階段戰略武器談判，季辛吉可能較以往順利得多，至於此一有利的情况是否能持續，端賴其能否巧妙地利用了。

註⑬ "Keeping a Watch on the Soviet Bying Spre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p.46, August 22, 1975.

註⑭ "The Grain Drain", Newsweek, p.33—p.34, September 1, 1975.

註⑮ "Will U.S. Ball Out Russia?", U.S. News & World Report, p.18, August 25, 1975.

註⑯ "World Food: Prices and the Poor", Foreign Affairs, April 1, 1974.

註⑰ "Food and Foreign Polic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28, 1975.

註⑱ 同註⑰。

註⑲ "Why Russia Still Wants U. S. Grain", Business Week, p. 22, September 1, 1975.

註⑳ "Those Grain Sales to Russia—White House Side of Story", U. S. News & World Report, p. 34, September 1, 1975.

註㉑ 同註⑳。

註㉒ "Butz Says Inflation—Not Soviet Grain", The Economic News, F3-2, August 26, 1975.

註㉓ 同註㉒。

註㉔ 同註㉓。

註㉕ "A Chance to Exploit Russia's Crop Failure", U. S. News & World Report, p. 16, August 25, 1975.